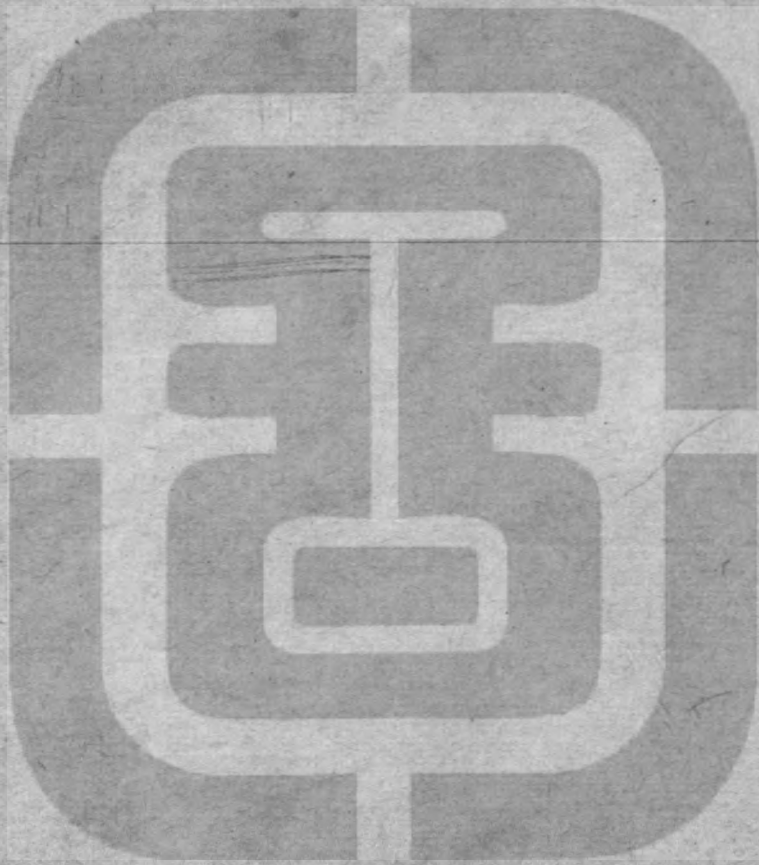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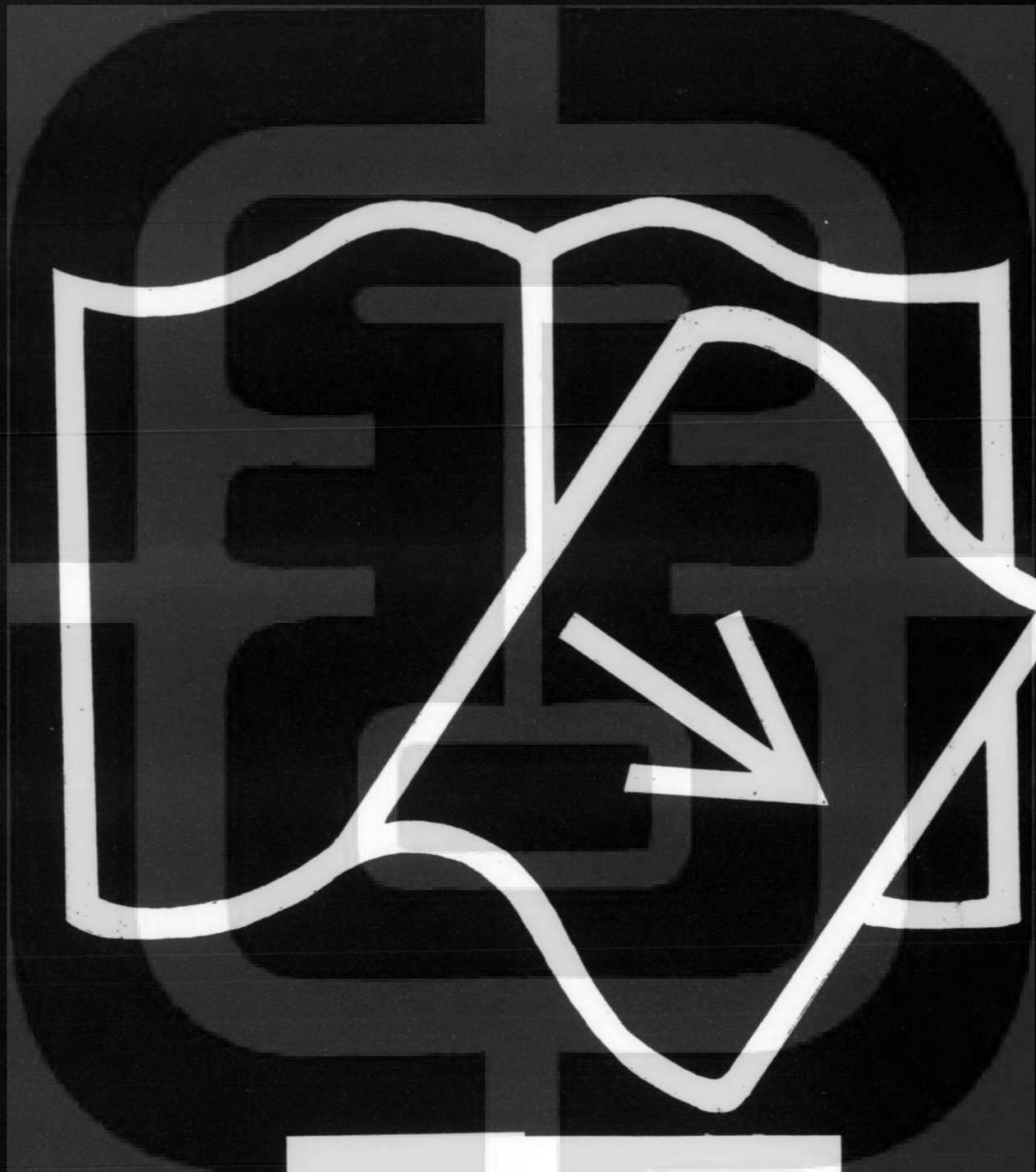


丑
1444





PI

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

吾立夷

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
卒子勾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
虢也勾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
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十二
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蠻夷之
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
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

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餘昧次日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

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

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
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
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
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
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
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
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箚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

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殺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軍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

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

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
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
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欲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
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
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
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
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

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
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濞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
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王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
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
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
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
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
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
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

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觀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

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
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
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
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
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
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
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
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
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

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
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
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
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
都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
迎擊之檣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到
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
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
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

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

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

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噐抉吾眼

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潢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入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

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吳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

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冷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

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
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
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
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
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
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
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

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
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
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
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

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

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

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

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

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
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
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
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瑁簪刀劍
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
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
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
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

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
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
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
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
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
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
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
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

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

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
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
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
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
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
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
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

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
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
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
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
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
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
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
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

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
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
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
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
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耶

終

無錫縣志卷第十六

遺愛

官師旣爲之表矣顧其歌思之不忘以有行事存
焉故也錫雖馴俗然長其地者所遇之時有難易
而上之用之或不必盡其能故唯德信孚於上下
而才足以副者稱焉志遺愛第三十四

漢

陶穀字秀實錢塘人有道術漢末隱於五部湖時大
旱蝗太守奉印綬請爲無錫令穀退而歎曰郡界

有災安得懷道而不救到城修六事行弭災之術

三日雨蝗盡死穀乃遯去按唐鶴徵曰穀事出梁載言十道志本言漢末

邑舊志以為五代之漢而改之按載言唐人安得預記五代事無錫當五代時自屬南唐無緣入漢劉暠短祚不及四年亦何容著漢末字應改正今從之

晉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

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

先零簡文悅其對抗表訟殷浩親故多謂非宜悅

之意決以聞時人咸稱之為州別駕歷尚書右丞

節晉書本傳但不言為無錫令顧愷之傳載父悅之尚書右丞

梁

張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令遇劫生資皆盡不以介

意後為湘東王記室卒之日唯有文書千卷酒米

數甕而已

唐

敬澄字深源為邑令施設有方百姓歌之與陸羽同

時因以其餘力疏泉引瀑增山川之勝

湛賁宋長史茂之十三世孫貞元十九年以江陰縣

主簿攝無錫事刻所題祖澤詩於惠山以爲記

宋

以其繪式龍泉民器世世山川之觀

焦千之字伯強丹徒人歐陽修門下士嘉祐中舉行
誼賜出身爲國子直講熙寧六年令無錫歲旱河
竭盡灌輸之宜人獲其利子孫因留居焉今新安
鄉有焦莊其世居也

趙伾字義夫洛陽人元符三年爲邑令不畏強禦人
號爲趙鐵頭興創廨舍農田水利無不振舉手種
長松於惠山寺路傍後人因呼趙令松終奉議郎

邳漸字子進建炎中令會兵叛嘉禾破松江一夕燬
燼旣而襲蘇州將趨無錫時外無城堞內無甲兵
漸乃罄其家之所有并括帑藏合二千金身與盟
於南郊使釋甲受犒而去邑之不爲松江惟侯之
德子孫家焉民爲樹遺愛坊於其里中書舍人

任讜建炎二年二月高宗從揚州避兵南下過無錫

讜時爲令供辦整肅有同宿命帝甚稱獎時事起

倉卒軍士無復紀律所過殘毀獨讜制馭有術市

肆不變兵無譁者示卒三月甲戌示兵至城下

阮應得字正巳德祐元年三月甲戌元兵至城陷應
得帥兵出戰一軍皆沒應得抱縣印赴西濠溺死

其子從焉

祀名宦

元

其子從焉宦聖祖同命帝甚憐獎執事法

道童蒙古人自號石巖以世胄入官由中書舍人遷
本州達魯花赤沉毅寡言有威惠後官江西行省
平章政事陳友諒攻江西童與火爾赤不相能城
且陷赤遁去童亦退保撫州既而歎曰我為大臣
城陷不守何面目見人會追者至童渡水迎敵死

之謚忠烈

董守思字仲良洛陽人元統間知州修建堂廡門庫
之屬畢備而自處貧薄妻子至衣食不給嘗客至
無茶以水滌芝蔴而啜之民為之作謠

明

韓約字博文東阿人由儒士知縣事有文學好賢禮
士毀淫祠興學校居官甚貧與董知州並稱當革
除間鄉邑兵亂人情洶洶有典史蘇澤者首先入
縣以為民主後賊平約以功擢知通州嘗入朝帝

慰勞之約奏曰此非臣功典史之謀也乃皆遷擢

有差約終保定知府

祀名宦

趙次進字孝禮臨海人洪武末任本縣丞以平盜功

擢知縣愷弟敦厚明達治體仕終太僕寺卿

盧克敏字功甫蒲州人永樂中以湖廣都司斷事擢

知縣事申雪冤獄人稱明斷

唐泰安字循理零陵人宣德中由驛丞擢任勤敏有

興廢起敝之才縣署學宮皆撤新之

項任字如僉瑞安人進士正統元年任善屬文明恕

強直有才力嘗逮繫京師人勸宜巽以免禍任毅

然不動事白還官正統末致事去民樹碑歌思之

有同心堂記

祀名宦

譚清字廉夫巴縣人國子生性篤實有愷弟風重名

教喜詩畫能書今譙樓署書是其筆卒於官

顏肅字兆舉廬陵人景泰五年以儒士授廉謹自持

政尚寬簡以憂去

賴瑛字文玉任丘人成化間任能發姦摘伏終高郵

知州

修珍字時貴遼陽人進士成化間任有遺愛在人擢

吏部主事終嘉興知府

祀名宦

徐銳字鈍之永年人進士弘治間任質樸自守

姜文魁字士元進賢人進士弘治間任平易愛民以

清節著累遷延平知府

侯位字世卿平溪衛人進士正德中任力學好古惠

澤及人有古循吏風擢監察御史

管嘉禎字吉甫高密人進士嘉靖中任有俊才擢吏

部主事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進士嘉靖中由給事中左遷

無錫故無官布宜興知縣丁謹欲均派銀一千六

百有奇繼曾與謹鎖項詣府爭之乃已民德之肖

像祀之周文襄祠右

鄭普字汝德南安人進士嘉靖中任爲治清明民不

敢欺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進士嘉靖十七年任振起文

學勤敏有立操時徭役不均避匿者多虞愷於里

老庭謁時卒令書其大姓差等皆不敢隱乃按籍

而役之又作十段冊人皆以為便主簿某廉而巡
按御史受讒將以墨論虞愷爭不得則正色曰公
如念百姓則簿廉宜留苟以讒謂令實私簿無寧
黜令解印綬置之庭下而出簿遂以全仕終刑部
右侍郎祀名
喻希學字乃來光山人嘉靖中任清簡不苛歲飢府
有所行不應檄讓之希學報饑饉頻仍父子相食
寧獲罪不能紛更困民未幾去行李蕭然

郭邦光字元實冠縣人進士嘉靖中任廉介有剗剗

之才

王其勤字時敏松滋人進士嘉靖三十二年任倭躡
江南錫城久廢民情洶洶將潰其勤至官之三日
即召父老謀築城令仕宦之家與百姓分任版鋪
而身自率之三月城成倭突至登陴而守之邑竟
以全當是時錫田賦積為叢姦之藪至有田者不
盡出賦而出賦者不必有田其勤乃履畝丈量釐
正其稅數千石遺愛至今不衰萬曆中高忠憲攀

龍作專祠祀之張中丞廟之右祀名

甄津字汝問魚臺人進士嘉靖中任樂易近人民亦親而愛之祀名宦鄒墀字朝卿餘姚人進士隆慶中任有冰檠之操喜怒不形仕終廣西布政周邦傑字英甫臨川人隆慶五年任身不勝衣言若不能出口而臨事鋒刻英發迥若兩人厭塵務或數日不出案牘盈積一出堂皇片時盡了邑人避役或至請託上官為檄免者卒不可得幾劣轉而不悔後擢給事中

李復陽字宗城豐城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任編役平允值歲饑捐俸金出贖鍰以賑循行阡陌有星言

夙駕之勤祀名宦

林宰字德衡漳浦人進士萬曆三十年任理紛解錯恩勤盡瘁在邑七年幾至刑措宰善飲每宴輒辭不任杯杓及擢禮部去鄉縉紳出祖於郊意浹連引百觴眾皆驚異因曰酒狂藥也恐誤民事且有家君之命故不飲耳今且別為諸先生盡歡坐皆歎息後謝兵部侍郎歸道經無錫環城皆焚香以

迎

祀名

許令典字維則海寧人進士萬曆三十六年由上饒縣調任吳俗好以人命誣許每一狀行自拘提相視委佐貳下作對簿具爰書一切上下請託直視其家之貧富以爲多寡令典至初不行牌躬挾告者至尸所驗視面質不實多辭窮而退有他故則諭之使別具詞命役監葬而後聽理往往被許之人驚聞走縣門刺探虛實而事已竟矣令典又窮治淫巫四境掃跡自城隍廟以下皆封禁終許

任無敢窺者

姜習孔字四可遂安人進士萬曆四十一年任束身勤職不博官聲不邀士譽而邑無冤獄

劉五緯字夢鳳萬縣人進士天啓元年任精敏廉介具文武之才案無留牘摘發若神邑天授青城萬安三鄉圩田千頃遇澇皆成巨浸五緯躬率圩民併工挑築及成遂爲沃壤畝設木匱以收門稅令編戶自投晚則寄之質庫有夫役公費則發之增樓櫓嚴保甲甃官塘五十里民立碑其上曰劉公

塘五緯去三十餘年民猶思之至傳爲城隍之神
或又以爲水仙也

郭佳胤字夔一寧陵人進士初授深州謫鎮江府知
事攝篆無錫會漕兌旗軍衛弁積玩橫索久不可
制佳胤至爲約束皆屏息以聽漕事立辦時天下
多事軍書旁午民知佳胤有武略方長城倚之適
有無爲州之遷乃相率號泣請於撫按疏留之有
旨以奉直大夫實授無錫知縣佳胤亦益厲精釐
弊賊報狎至則飾諸胥役戎服佩刀親列行伍周

巡坊市丙夜不息於是二三好事子弟帖然警伏
佳胤實以氣制人當其夜遊有置酒速令者未嘗
辭免每過從豪飲達曙據鞍顧盼而去人皆望若
神人擢兵部職方主事歷員外郎尋爲常州知府

國朝

郭如儼字涇陽進士政無赫赫名而撫民以慈待士
以禮邑人愛之

右知

唐皇甫冉字茂正丹陽人工詩天寶中進士爲邑尉



P11

有名累遷左補闕
明陳玘字廷瑜寧德人洪熙間由兵科給事中左遷
有才識文學博瞻

王本字源清寧遠人宣德中舉人材督賦十年稱平
允邑有治農丞自本始

黃敬字克恭新城人由工部主事左遷爲政明敏升
歸州知州

劉堅字廷實鄱陽人景泰初任以清謹名
邵性餘姚人儒士魏時敏莆田人並有才能

譚魯始興人萬曆中教諭居常危坐莊語造次無狎
容或勸通問長安可優擢魯謝有命卒遷王府

呂鳴陽襄陽人舉人萬曆中任與知縣柴恪同鄉薦
未嘗以私有所關白將赴會試諸生有德之者屬
市人進米三十斛不取直鳴陽察知立還之人

右教職

宦望

諸史無宦望之目獨郡縣志有之凡邑之有功名
可見者咸在焉亦猶史之人自爲傳而不繫於分

類者也雖其所建樹有大小之不同要古所稱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流覽前人盛哉至德之遺歟何邑之多賢也志宦望第三十五

唐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之曾孫世宦南方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轎車初擢進士客金陵李錡辟掌書記錡寢不法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爲具行錡怒教士鬻

食之卽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敬宗立李逢吉積怨紳結中人王守澄奏言先

帝始議立太子而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由是貶紳瑞州司馬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澀唯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尋徙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

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

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

節唐書本傳

按紳先世趙郡人父悟官晉陵令因家無錫之梅里少貧嘗讀書惠山每有所著潛取寺中佛經書其後頗爲主藏僧所窘辱後徙剡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柰方實有蛇據其上老僧見而驅之蛇入紳懷忽不見僧心異之及覺問紳曰適夢在樹食柰甚美爲公所迫僧因識其非常人善遇之居數年將赴解舉僧厚助其行及貴頗憾惠山之事僧有犯者多致極刑唯

修建剡川天宮精舍改其額曰... 龍宮其僧已死為營塿立碑焉

宋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
有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安化蠻寇邊
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
郭甲兵之備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險阻可屯
兵為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識權
要習嶺外事者以為牧守改通判真州從知解州
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拜京西轉運按察使

居數月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
襲破環州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
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以書諭蠻聽
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脫其
械使入峒說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
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
走希範走荔波峒遣使誘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
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不如盡殺之
乃擊牛馬為曼陀羅酒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千

餘人後三日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誠諭之爲兩浙鹽運使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不敢受命因爲行賞蕃囚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囚而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囚不可得旣而兵亦罷去杞性強記博覽書傳通陰陽術數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

日據厠見希範趕在前訴寃叱之未幾卒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弟樞亦強敏爲比部

員外郎

節宋史本傳

錢顛字安道慶曆六年進士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事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顛烏城二縣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顛以爲一人偏辭不足以汨天下之法

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
 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
 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
 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
 官君自謂得策卽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拂衣上
 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
 朝脯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
 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宋史本傳

按王安石初行新法宰臣會公亮依違不言顛
 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言遵尚堯舜故天

下以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公輔今乃首
 以財利之說務爲容悅言行乖戾剛狠自在不
 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爲何如主曾公亮位居丞
 弼被遇三朝不能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
 避安石之意更相稱譽以固
 寵榮疏上貶監衢州鹽稅

許德之字振叔父希道爲鄉之宿儒四子各傳一經
 德之性穎悟紹聖元年進士爲揚州法曹與晁詠
 之韓詔蘇象先同爲掾有名人目爲維揚四俊徽
 宗嘗召見便殿德之對治無多術惟進賢退不肖
 有賢不能用與非賢而遽信雖勤不治擢司門郎
 中遷太常少卿以顯謨閣知婺州方臘起清溪爲

寇德之坐得罪貶賓州高宗卽位復官奉祠葉石
林夢得與德之友善時比之黃叔度徐孺子

王岡字壽祺居賈山稱賈山王氏世雄於財岡尤耽
嗜經籍父因厚資之使游學自是文益工元符三
年第進士除國子司業通判揚州丞相呂頤浩統
戎任辟置幕下高宗南渡頤浩拜御營使以岡爲
叅議官籌畫皆出岡計後丐祠歸紹興初上思其
人召爲比部郎中歷遷左司郎中以朝散大夫直
秘閣致仕

李謨字茂嘉幼孤事母孝家貧感憤向學登崇寧五
年進士徽宗聞其才擢廣東運判入對留爲太常
丞後遷監司遍歷河北高宗卽位直徽猷閣歷知
鎮江臨安兩府遷寶文閣移鎮京口卒謨歷事三
朝並蒙知眷屬當時艱閱兵走馬於燕趙之間隨
事制變皆得其當世以爲奇才

孫近字叔諸父廷筠嘉祐進士近幼警悟號神童七
歲能屬文擢崇寧二年進士第五年中宏詞科累
遷工部郎中高宗卽位除秘書少監起居郎中書

舍人給事中同章誼北使還除吏部侍郎直學士
院從上親征書命悉委焉凡所譔著宣布德意武
夫義士讀者莫不感泣時論比之陸贄既而叅大
政兼樞密居政地三年和議成丐祠許之後以和
議有異論士論少之謫秘書監分司南京漳州居
住改南安移贛州卒

施垌字林宗崇寧五年進士第除太學博士宣和末
提刑江東朝廷命鑿銀林河通大江調設繁興垌
以導江入浙蘇秀必受其害抗疏極言不便役遂

寢徽宗下詔獎諭進秩一等累遷禮部侍郎顯仁
太后回鑾垌考定儀注時以爲宜終敷文閣待制
施之先出武進垌父始徙無錫至垌遂爲無錫人
垌素孝友在官得親書必冠帶跪讀遇恩奏補官
多推及弟侄第垌有吏績紹興末累持節終朝議
夫夫湖北運使白湖中請濬湖不許垌曰天下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官龍圖
閣待制綱政和二年進士累官太常少卿宣和七
年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綱上禦

戎五策因首陳內禪之議欽宗卽位拜兵部侍郎
金人渡河徽宗南行宰執請帝出狩定襄綱曰陛
下守出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社稷託陛下委而
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
城池寧有如都城者且社稷宗廟百官萬民所在
去此何之帝以綱爲尚書右丞時宰執皆主去計
乃以綱爲東京留守綱又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
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
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帝意頗悟會內

侍奏中官已行上變色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
伏上前以死邀之上顧綱曰今爲卿留治兵禦寇
無以委卿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
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死守宗社乎
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因入見言六軍父母妻
子皆在都城萬一申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北軍
已逼倘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乃
感悟命輟行綱傳旨令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
禁衛皆呼萬歲拜綱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

乃治戰守之具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斬酋長十餘賊數千人賊乃退遣使議和及李稅奉使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王宰相爲質綱力爭與宰執皆不合綱退而誓書已行所求悉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矣勤王之師至者日數萬而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俱至綱言金人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若扼河津絕糧道分兵復河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

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策也帝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賊營敗逃金人使來詰用兵之故宰相李邦彥語之曰此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呼聲振地殺傷內侍帝乃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復拜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綱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誠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

進會金師困太原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
乃亟徵諸將還則已及之邢趙間綱又力爭不聽
初徽宗南幸道路藉藉言童貫高俅等爲變及迎
太上還京議遣聶山密劄貫等綱奏使山事果成
震驚太上不成萬一姦人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
一道陛下何以處之會徽宗召吳敏李綱衆謂不
測綱請行以釋兩宮之疑綱至極陳陛下仁孝徽
宗感悟泣數行下後綱議事屢不合上章乞骸骨
不聽復拜綱河東北宣撫使援太原時宣撫兵僅

萬二千人庶事未集帝趣召數四綱奏曰臣以愚
直不容於朝此行無復還理使既行之後進而死
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
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帝爲感動及陛辭言
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行次懷州詔
止進兵而二人皆入相綱上奏乞罷遂召綱赴闕
未幾落職及金兵再至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
府事綱被命卽率勤王師以援未至都城失守高
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

顏岐奏張邦昌金人所喜宜加同平章事李綱爲
金人所惡宜罷章五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
人所喜岐語塞而退綱至進對內殿涕泗交集因
陳十事一國是二巡幸三赦命四僭逆五僞命六
議戰七議守八政本九久任十修德翼日班綱議
於朝唯僭逆僞命二事不下綱復言二事乃今日
政刑之大者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
不討賊書以弒君張邦昌晏然正位號處宮禁及
見天下不與始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

邦昌之罪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
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
不死邦昌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
正其罪又尊崇之以示四方誰不解體又僞命臣
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
潛善助邦昌甚力綱言邦昌僭逆如此豈可復在
朝廷使天下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
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
邦昌第罷臣上爲感動乃謫邦昌潭州吳弁莫儔

而下皆遷謫有差有旨以綱兼統御營使綱又奏
置河北河東招撫經制二司以爲兩河國之屏蔽
兩河固而後中原可保今其兵士戴宋甚堅朝廷
不及此時大撫慰之分兵以援其危急一旦糧盡
力屈坐受金人之困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
而用之皆精兵也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
爲河東經制使廣示德意於是兩河人情翕然捷
書間至金兵往往引去未幾遷綱尚書左僕射除
潛善右僕射與綱並尋詔罷經制司召傅亮還綱

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
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會御史張俊
論劾綱遂落職提舉洞霄宮旣而遷鄂州自綱罷
而二司皆廢帝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沒中原
盜賊蠡起後王倫使北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
爲名綱上疏極言其情有必不可從者五雖與衆
論不合而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明年除
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力辭曰季布云陛
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

以窺陛下之淺深也今臣區區進退何足多少然
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
有係於國體帝以綱累奏遂可其請明年綱薨帝
嗟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贈少師官其親屬十人

節宋史本傳

按夔字斯和夔父賡徙無錫夔元豐三年進士第累官集賢修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綱相高宗贈夔太師衛國公卒葬開原鄉湛峴山楊時誌其墓綱謚忠定又自號梁溪漫叟

李端行字正達少與弟尚行入太學俱有俊聲同賜
大觀三年上舍第爲太學博士高麗遣子入學已

禮不除朝廷病之丞相蔡京會議於學端行曰此
以國禮繩之何疑遽趣賓贊引高麗士卽日成禮
儀注悉裁於端行朝士服其得體後以作詩詆蔡
京出宰明之鄞縣發憤丐閒終身遂不復仕丞相
呂頤浩嘗師端行逮貴猶執弟子禮

李尚行字師尹丰神秀偉性嚴重兄弟同學易深造
淵妙日鈔萬言不妄應接登第後爲文益進而名
甚高知蕭山縣治行顯著召爲太學博士累遷太
常少卿高宗朝出知信州潘達趙琦起饒州爲盜

攻信境尚行討平之高宗親書詔命獎諭進直龍
圖閣遷江南東道轉運使以言去職尚行與叅政
張守周葵待制董茶爲忘形交皆一時名士
陸寀字元珍爲寧海丞進提舉京畿常平置司陳留
靖康間金人入寇遊騎突至諸司皆遜寀以便宜
招集燕山戍卒數千扼其要害因間道上章自劾
且乞犒軍詔從所請未幾罷歸屏居開化之陶墅
以卒

陳之茂字卓卿紹興二年張九成榜進士廷對忤權

臣黜之九成叩頭殿廷曰臣之學不如之茂臣不
當得之茂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之茂宜獎不宜被
黜上覽對悚然曰忠言也賜之茂同進士出身除
休寧尉樞密王倫推其賢遷秘書郎歷知平江府
直顯謨閣再知建康隆興以丞相洪适薦擢吏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之茂剛果英特議
論宏遠深識治體壽皇初銳意天下嘗默察方正
特立之士期致事功每深器待將倚大用及其沒
刺縉紳惜之之茂能詩畫尤有法弟之淵入太學

陳之淵字宗卿善左氏春秋與兄之茂同入太學時
 號二陳復同舉紹興二年進士終秘書閣修撰知
 宣州之淵識度冲曠文尤典縟立朝蒞官未嘗治
 貲產性温粹不以名位自矜故人服其德
 蔣芾字子禮宜興人之奇曾孫祖璿徙無錫故芾為無錫人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孝宗卽位累遷起居郎兼
 直學士院時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
 與珂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
 除權叅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言今財莫費於養

兵而招兵耗蠹愈甚請權停一年有半俟財用稍
 足更招丁壯不唯省費又得精兵上顧芾曰將來
 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願陛下更
 審思其人芾又采衆論叅已見為籌邊志上之拜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有密旨今
 歲大舉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詔芾決之芾奏
 天時人事未至忤上意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
 府提舉洞霄宮尋落職芾始以言邊事結主知不
 十年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受責豈優於議論而

劣於事功歟

節宋史本傳

元

對舉國書官等

徐憲字元度博學能詩由校官辟三公府椽時漕運道梗擢大司農經歷奉詔度東薊州曠地爲田募江南民數千人耕之樹藝有法拜內臺監察御史歷兵部侍郎卒於官

孟栻字叔敬父潼信安郡王忠厚六世孫爲松江判官以廉能稱潼以先世墳墓別業在惠山自吳徙居之遂爲無錫人栻長身玉立善篆書博學有爲

至正初以儒試吏司處州學校調溫州方寇起御史大夫納麟署爲行軍鎮撫嘗統所部過無錫時張士誠兵逼杭守者多潰栻以孤軍護平章答失退保北關門官民皆逃太守獨拒寇千戶某要守賞乃戰栻佐守立賞格由是士氣遂奮而悍卒不敢濫殺無辜以邀賞有獲台民管惟善謂爲寇婿栻白其誣獲者賂栻不許因察所略平民悉縱之長鎗叛據蘭溪治書鐵木列思分臺於婺調栻總兵擊復之旣而寇復至栻嬰城死守力困糧盡城

陷棊宵遯以圖復御史長壽等交薦歷溧水同知
福州路判官皆不得行其志以浙東宣慰副使僉
元帥府事致仕更名主一時平歸惠山與從游言
未嘗不及忠義之事焉

朱堂字子升祖君實慷慨有志行堂性凝恪未嘗見
喜怒之色讀書必有得而後已至正間薦授紹興
路知事以廉正名未幾引疾歸既歸而有方谷珍
之亂人推其見機後家坎莊卒

無錫縣志卷第七

宦望

明

俞溥字彥淵其先餘杭人有仕唐為銀青光祿大夫

者人稱為銀青俞氏曾祖圭童宋朝奉郎棄官至
無錫定居愛民坊溥洪武四年舉開良官授都督
府經歷降勅褒其才智練達夙夜勤慎拜戶部尚
書歷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與張壽同致仕既
歸兩人嘗布衣從一蒼頭數日始至惠山與山僧

普真游及暮而歸人不知其兩尚書也山與山會
周衡字士平洪武中舉明經授本府訓導甲寅年召
試江源論稱旨擢右正言帝嘗詔蠲江南租已復
徵之衡言不宜失信於天下帝默然及衡告歸省
帝與期六日而至此至已七日帝怒曰朕不信於
命天下爾不信於天子遂棄市再為進士
許靈字至善年十八舉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禮科給
事中美風度戚晚有欲妻以女者靈不從歸而娶
無民間女越歲入朝數上封事時操束郡縣吏太急

靈謂非盛世所宜疏言之又劾輔臣不職左遷
平縣丞卒於官

王亨字仲理祖安節元臨江路同知有詩名亨性嚴
正終日無笑容通春秋左氏學洪武中舉秀才授
刑部郎擢四川按察僉事大振風紀僚友畏之皆
側行送迎亨猶不為禮蜀人稱為王鐵面半年所
誅殺豪猾數百人吏民重足而立會紅苗破城衆
數萬亨驅戍卒以戰為賊所得縛而求金亨大罵
被三刃然賊終無意殺之乃大叫辱國如此何以

生爲以首觸墻又不死賊去居兩月卒於行臺以
倪峻字克明洪武二十三年舉人授郟城教諭歷泗
水沙縣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時文皇帝好佛峻上
疏極諫忤旨遣使占城後先浮海垂十二年占
城國王欲召見峻峻力折之俾郊迎而後宣詔終
都給事中洪武初美谷通表洪武初九學洪武初中舉表洪武初
尤實字實達徵君文之弟洪武初士少習春秋者實
首以春秋魁洪武二十九年鄉試永樂四年舉進
士以主考正達善妻黨黜乃授南昌府同知實閑

律法有折獄名會守闕卽佩印爲假守銅羅障賊
起檄實司餉以勞卒幕府上其功贈中憲大夫

呂銘字允銘永樂中舉求賢科擢刑部主事獄訟立
決周文襄公忱爲同官甚見推服終西安知府始
治以猛後濟以寬遠近稱之同時有蔣觀字伯庸
以人材歷官登州知府與銘皆有聲洪武初書洪武初集

吳禮字幼文由諸生爲功曹永樂中薦授刑部主事
歷禮部員外郎會大祀出稍遲疏諫黜爲均州
守督太和諸官事以嚴明爲政家貧至不能具餐

飯日啜粥糜而已以飢渴爲憂寒食至不茹具登
曹恕字以忠博學工文章薦爲漳州訓導以祖母老
乞休忤旨戍山東永樂初以僉憲王亨薦起上言
四事皆切時政詔復職教習駙馬卒所著植梧集
多記無錫宋元間事以無錫之同知官諱與字皆
殷序字序賓永樂二年進士授黃巖知縣遷高唐知
州成祖北征序處置迎輿事稱旨尋擢江西右布
政使調四川北京初建命序采大木督役有法蜀
人頌之宣德二年西戎叛寇茂州城中老弱不及

二千人序馳往守之隨方拒敵募善水者以蠟書
乞援援至賊乃退保山顛累石爲峒房兵器不能
攻序命積薪山麓縱火焚之賊困皆投下生禽二
千人賊首乃悉衆詣軍門降計七萬八千餘人嚴
諭而遣之事聞賜金幣羊酒遷雲南左布政使謝
事歸自號西郊居士人效其節於古以文顯而文
嚴獻字廷助永樂九年舉人歷高安玉山嶧縣知縣
並以清惠見稱凡十九年致仕每去官橐裝唯大
明律一部古琴一張最後去嶧見役夫攜琴度嶺

慨然曰此琴相隨久勞民甚矣遂并棄之琴與
張思安字克讓永樂十年進士年二十六擢陝西按
察司僉事調山西再補湖廣荆南多虎思安移文
黃陵祠其患遂息荆人刻其辭於石以方驅鱷文
以註誤得罪赴京師當僦工運甓以贖貧不能辦
期滿歸正統初起湖廣進陝西副使會西北兵興
供億旁午命移攝其事竣引年告歸
陳士名字孟聲由國子生授貴州新添衛知事正統
末苗賊攻城士名率眾死守得全赴南靖知縣爲

治以寬簡稱初士名同朋友陳昱歲當充貢以士
名年長讓之昱繼入胄監授同安知縣正與南靖
隣接聲稱亦同後士名以子賓贈考功員外郎昱
以子周贈戶部郎中舉人官江浦員外郎蜀四川
俞雍字文熙永樂十八年舉人授公安知縣庶務修
舉軍騎行野勸耕桑楊文定溥每稱於朝以爲古
循吏

薛恒字履常宣德中舉儒士歷蘭溪知縣吏民畏服

吳之字未負由國子生授

吳益字永貞由國子生除懷安知縣有愷弟之政考
最擢太僕丞致仕舉進士蘇蘭吳映烈吳吳
談泰字履亨宣德七年舉人授宜君訓導以尚書胡
淡蔣守約薦擢南御史出爲四川僉事益勵清操
命綱紀振肅卒官橐無餘資人對公文取泚泚待
馮謹字孟敬正統三年舉人官戶部員外郎擢四川
叅議督七郡糧儲會計有方賦用以足員亦慎
楊璿字叔璣正統四年進士未受室乞假歸娶既授
戶部主事累遷山西右叅政覈民戶立土申下三

等均其徭役民稱便利奉勅督輓軍儲二十萬首
實邊事集而人不知勞進陝西右布政使拜戶部
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流民巡視直隸
永平山海居庸諸邊單騎赴官宣命拊循旣而盜
起房竹縣璿發兵俘獲數千人殲其渠魁而縱遣
之移撫河南禁游末抑豪右以勞卒官璿性耿介
交不苟合事必求其是不擇利害爲趨舍家素富
而自處甚約作義阡以葬死無歸者中歲有退志
自號宜閒從弟琛字叔璫景泰五年進士歷官戶

部郎中勤於職事善區畫常兼理諸曹務改禮部
以疾歸築西野草堂以終天無諱晉中效齊志
王訥字敏行正統四年進士授建安知縣遷威遠升
沂州同知以勤敏聞歸號萬松道人官著於知介
倪敬字汝敬峻之孫少孤力學正統十三年進士授
監察御史負敢言之節巡按福建時議開銀礦敬
抗疏引唐德宗爲言事得寢景泰末朝政多闕災
異迭見敬與同官杜宥等陳敬天修德六事謫尉
宜山天順初以都督府都事從安遠侯柳溥討西

寇師還卒於官敬善飲酒至五斗不亂能文及詩
擯斥後多託詞比事之作官古野守格友外以平
周清字本澄兒時輒自挾册從長者受句讀舉景泰
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南京監察御史清軍四川
布袍羸馬至則盡黜冒濫尺籍畫然卒於叙州水
盛顛字時望祖子實以鹽筴起家嘗與其知舊同服
賈貯貨其人之家束夕給以外盜而掩取之子實
後知而不問父昂賈南雄父喪訃至棄千金而歸
顛外和內剛博聞強記舉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

御史時石亨以冒功啓邊釁御史交疏劾之顥實
倡其事謀洩亨先愬於帝帝震怒旣而稍解列名
者俱調外用顥爲東鹿知縣東鹿多豪右聞顥至
乃相誠曰是劾石總兵者以憂去服除民相率詣
闕乞還顥時因爲之語曰東鹿令錫山盛清如水
明如鏡顥旣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好諭之
輒叩首聽受不辨至隣邑之民皆趨就之郊外隙
地聚而成市遂號之曰清官店擢守邵武移延平
巡按御史錄其兩郡之政請旌於朝進一階歷廣

西雲南陝西布政使拜刑部右侍郎其明年山東
饑盜起改顥副都御史往撫之所施設旣中時宜
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年近七十致仕馳驛歸
築方塘書院卒賜祭葬如制

厲昇字文振性褊介不苟合論事是非人賢否必伸
已見人或言其迂昇笑曰吾不迂誰當迂者以天
順四年歲貢授青田知縣縣居萬山之中民貧以
猾時有報銀礦者力爭之得寢致仕歸民爲立祠
祀之及聞昇沒設祭於祠而哭同時有錢綱者字

孝常負直氣好辨論不輕徇人多與異類以國子
生除偃師知縣大著威惠至今稱邑中名吏必曰
厲青田錢偃師青田賦繹繹壽海山之中心負以
陳禮字允修由國子生歷官戶部員外郎至湖廣布
政使以勤能著稱不許合論專其入習心必
尤諤字正言徵君文之子景泰元年舉人除遂安知
縣弛省刑法而事無廢墜遂安俗少育女者諤力
加禁斷士民皆親愛之病則迎醫於常山而療焉
巡道李部卒假捕盜名剽劫民間諤禽六十餘人

置之法李愧憤中以他事繫獄事竟歸

秦夔字廷韶天順四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郎
中出守武昌立均徭之法監司下其規約於諸郡
嘗行江干見一婦人縛而委之沙中未殊死救而
問焉曰妾杭人柳氏從夫賈江上遇盜將見污不
從以至於此夔卽日踪跡得盜寘之法而歸婦人
於其家再守建昌民有將訟其令於上者令疑所
讐何某者爲之陰令人首何他事遂文致其罪置
極典夔疑焉密鞫首者得其情而釋之吉水大姓

彭與伍相奏許逮至百餘人久不決以屬夔夔擇曠地立木繫囚使人相去各數丈次第嚴詰之言或矛盾輒窮考久乃吐實獄成人皆快之累遷江西右布政使夔歷官四十年家僅有田三頃談綱字憲章成化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鞫塾師謀主家寡婦獄由是有能名暹羅使臣鬻貢餘物爲姦僧發其事逮數百人綱奏罪其尤者二人事遂釋使乃得還出守廣信屬邑永豐有警綱籌其久遠利害條上十事巡撫用之至今爲便移萊

州引疾歸

華山字仁甫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許州知州有王僉事之子某其婦翁又司馬也殺人當死監司將曲法全之山身詣庭辨至免冠頓首卒抵於法許地隣徽國姦民有以地獻者山執不予許濠有荷董長史者欲請之山聞曰是不可以言爭卽日決其水去荷民得不擾臨潁民史經左誘其尹指盜誣人尹與執政交舊故事發而監司庇焉得減罪山爭之卒如律歷官兵部郎中湖廣叅議鄖陽饑山

不待報發襄陽粟以賑華爲邑右姓其擢進士自
山始

陳周字文美本嘉定人其先世有與僧道衍善者道
衍佐文皇帝靖難遂匿姓名避居邑之宅仁鄉因
爲無錫人周成化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漕
奏蠲浙閩逋稅時周議將開引鹽而商適賄尚書
以請周趨罷之曰引故欲開不當以賄賄而開周
在不可得也出爲河南叅政行部得穴金悉以償
汝南之民貧不能輸官租者周王侵民田周悉理
還之王以是銜周會周朝謁留之便殿將辱之曰
不爲屈遂出

呂卣字宜中少孤貧力學無所得食則取故廬檐楹
易粟闌檻作薪頃之皆盡適舉成化十七年進士
授大名推官歷衢州永平以至誠決獄躬詣囹圄
視囚藥食囚多畫像祀之擢監察御史簡易端確
不事作業妻子恒饑浩然自得巡按雲南舉劾清
嚴民以無枉未幾乞歸子元夫字仁仲生有異質
風姿玉立初卣爲諸生有名富人朱氏慕之乃以

女字元夫及尙三試不第家益貧朱欲離婚告於
邑令令受其屬而難之會諸鄉賦長以朔旦朝令
令曰呂君雖貧而其才足依非長貧賤者朱意如
此旣難強合諸君亦有願與爲婚者乎於是有侯
清者字孟清素慷慨好義出曰不肖清未有子獨
一弱女耳願贅呂君子令大喜取一朱綺爲呂子
聘元夫於是居侯甥館者十年舉弘治九年進士
授禮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武宗卽位元夫齋詔
江南至邑露冕使車中人皆聚觀歎羨朱家大市

橋西其女以婿不慧常居母家則於隙中窺焉一
夕恚恨慟哭而卒元夫在部嚴以制吏苞苴絕迹
初選籍多爲黥吏摹洗變易元夫命更大書至今
爲令擢南京通政司叅議進太僕少卿致仕歸元
夫敏而有識嘗預修孝宗實錄獨成四十卷乙丑
分考會闡拔一卷識曰此必端人正士乃湛文莊
若水也元夫善草隸亦能畫其志宜山誠國文
張愷字元之自其父贖從江陰徙居無錫愷成化二
十年進士官兵部主事守山海關改刑部左遷東

平知州宦官李興治河張湫笞辱長吏奔走餽遺愷不爲動擢知黎平府忤劉瑾落職再起太原遷福建運使狷介自植不少詘其志在山海關故事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愷至立除之愷生平未嘗一介取人自爲進士赴選邑令贖以二十金不受旣罷運使商請致羨九百不受獨在東平有郡人張知府鄜者年九十餘矣負行義未嘗一謁有司愷將去鄜乃獨率子弟出餞於郊且請以兩帶爲壽愷因爲受其一一時傳爲美談黎平府治寓湖

廣之五開衛城苗人旣頑獷不可羈泄而入辦稅錢輒爲官軍攫奪以是積有逋課又舊設撫苗指揮反以朘削爲苗害愷亟請罷遣而檄湖廣諸司嚴戢官軍於是苗患除而稅錢得完愷嘗修常州府志年八十有六

莫驄字曰良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管濟寧開闢傍月河洩水歲爲築堰而水至輒決驄至易以石費省而民賴之有闞箠殺委官驄聞立寘之法由是權貴不敢犯遷兵部郎中興藩之國索車

千兩驄損其半爲內侍所訴有旨械繫旣而釋歸
驄初以酒過見辱於富隣擊之幾斃及舉於鄉其
人饋羊酒及金五斤驄却金而受其羊酒驄少孤
母費安人嗜筭驄外舅張九方官汝寧地產美筭
遠市以歸而母已先沒遂不食筭終其身

華津字濟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松滋知縣姦人
挾藩府以推民財津執而置之法遷刑部主事改
戶部監通州倉有怙中監勢請事者津不許中監
衛之奉勅勘田常德旣行而有後命遣人追與之

牒至則津由水道還矣時劉瑾方扇虐人謂必因
以中津及瑾見於左順門但顧謂曰華先生來何
遲也竟不能有所加出守廣平當兵荒請蠲常賦
外民不能供者數事太僕丞議收養馬民所免地
稅錢十之五津曰民困於馬已甚以若所復猶不
足紓其累况又收其半白巡撫止之邯鄲縣每秋
水至輒壞城郭津曰山水本挾西河橫流舍河而
事修築雖勞無益乃改河上流北注之漳其害遂
息仕終山西叅政

吳學字遜之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條上十事著爲令武宗甚重之常呼爲長面御史巡按河南勦流賊有功錄其一子入監又授二子衛干戶歷山東按察使劉瑾惡之請老歸博學能詩工書法

尤弼字遂良成化十九年舉人授蒼梧知縣夷有兄弟訟田者弼躬抵其巢曉譬之分其田刻木立盟而還調江川尤荒徼不治乃經理立學校修倉庫料戶口分甲籍于厓宣撫叔侄構難而南甸族人

爭襲職弼親馳諭夷皆讐伏又補崇陽穿渠墾百五十七陂池八十有一遇旱而崇獨有年坐憂去不起復免旣而起蒼梧四爲令治益加練竟落職歸

楊文字宗周少嗜學家貧躬耕自給以三經教授舉弘治三年進士在告家居會江南大水下蠲租之令有願以二十頃屬文爲利者謝曰我無水田將誰欺其人慚歎而去司教金華遷國子監丞監有羨金主者分致於文不納遷秦府長史引疾歸門

人華昶已貴爲方伯嘗過文門不入文聞呼至切責之昶長跪請罪乃解

羅柔字文徽弘治三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出知建寧府時流賊剽略人情洶洶柔挺身捍之賊從他道去爲吏強項不能逢迎失要津意遂拂衣歸旣歸而貧徇洋湖山不改其樂卒後遺產僅三十畝陸廣字士弘弘治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出納雖竹木葦秸無敢姦者督畿右諸倉置分司於涿或謂君且代矣曰苟便於事豈以代諉朝廷賜

藩邸田彊侵於民簡往覈者廣請行立正其界出知南康府致仕

錢榮字世恩弘治六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奉命巡河濬川築堤民不苦役而權豪多惡之武宗駕自南郊還百官迎道左邏者忽執榮以去訊無所得乃釋時劉瑾亂政榮三疏得歸養林居數年不入城府榮故執政李東陽門人而十四年未嘗求薦秦金字國聲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官外戚競奏乞鹽引金白尚書韓文執奏止之歷河南叅

政行部封丘流賊掩至逆擊敗之於陳橋遷山東
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數上便宜禽斬賀
璋瘳琪討郴桂猺傘香爐峯叛苗皆平之中官傳
旨索鯉魚秧督責嚴峻金疏言其不可得寢武宗
南征權幸橫索進奉金抗辭直奏以身當之民賴
以不擾嘉靖初入爲戶部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
上疏曰陛下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動無過舉
宜致天祥而災眚頻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此言保終之難也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

逮是以天心仁愛示之警懼又曰政不可一日不
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股肱有託耳目有
寄主威重於九鼎而國勢安於泰山否則官府之
地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
名曰總擘而太阿之鑄實移於下矣興獻太后上
尊號曰章聖吏部侍郎何孟春等爭之帝問倡者
爲誰孟春曰臣與尚書秦金等仰戴高深欲効涓
埃之益心惟一理口實一辭無庸於倡旣而冊文
頒示金與孟春等皆不赴行禮帝切責會當自陳

詔聽歸既而起南京戶部尚書改工部加太子太保再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十引年再疏得請卒贈少保謚端敏

張遜字時敏景泰丙子舉人授同安知縣理還內侍所侵民田善荒政建倉勸分以廣其儲後人賴焉遷福寧州捕濱海盜賊定役法改涿州時有安州監生張錦以人命誣其州守逮者三百人數年不決又任丘令謝某無上命執一指揮下之獄指揮訟之上且欲手格殺之二事並檄遜就勘遜皆片

言折服人稱其能擢守福州振舉廢墜摘發侵隱治最諸郡同時久於州縣與遜竝稱者曰朱絃

朱絃字廷和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臨海知縣擢御史出按貴州貴州鄉試士子皆遠涉千里就試雲南絃疏請分試詔從之以事謫判福寧歷遷雲南府同知終代府長史才不逮遜而愷弟過之

陳策字嘉言弘治六年進士歷戶部郎中承命督江浙廣東逋稅朞月報足出知饒州姚源峒寇與官軍相持五年不下策單騎入其巢諭降之會朝正

去郡寇復叛策還至先驅入犁壁山營而居夜忽大驚士皆甲而譁策臥不起旣而連戰敗之以其地遠疏置萬年縣以鎮之夷患乃已調守嚴州擢福建左叅政奉命征汀漳寇道出同安降其劇賊蘇世浩携以行檄至而汀漳之寇爭附策撫而遣之事聞以無斬獲功第加俸一級遷江西左布政使時宸濠初就禽武事未戢策至警城墉籍府庫賑其餘民經畫拊循動中機宜未幾致仕策初貧甚夏秋傭工養母手足皸裂春冬讀書寢食幾

廢益粟常竭生妻去帷爲皂衣婦及策旣貴歸里妻已寡求見不許後娶范宜人厚遇焉廩之終其身

華臬字文光弘治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嘗疏言天下之財聚於大臣大臣之財聚於內官一時爭傳其語已未會試劾罷考官程敏政舉子唐寅寅實才衆議惜焉遷南京太僕寺主簿至滁陽革輸馬踰期之罰屬吏以常例進不納出守饒州獠人居郡境者人持一噐果來謁袒曰我無

汝煩汝無我梗諭以耕種貿易之事爲人受一果而遣之由是皆帖服擢四川左叅政鎮守內臣致金鉸扇百梟對使者悉焚之旣復以重賂啖梟求市茶西番梟拒不許遷福建右布政時閩軍變後猶匆匆以食餽羣聚而譁梟曰支若不折食固不
缺請於朝而更之江彬用事部校四出索貨於藩梟脅以利害梟卒無所與終左布政使

葛嵩字鍾甫弘治十二年進士除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奉命閱實邊儲歷薊州諸倉多釐革之政遷工

科右給事時南京科道官以言事逮治嵩偕同官論救甚力由是忤劉瑾致仕邵寶志其墓曰正德丁卯春廷臣同日以勅致仕者三十七人工科右給事中吾縣葛君預焉君子慶而不唁

華金字子宣性嚴靜無妄言誠行正德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天津副使遇上官不能屈節遂乞致仕初舉於鄉會編審不以例免進士新第故事當入朝候疏取旨送科諸進士未暝皆散金獨深夜莊坐以待世宗聞以爲賢賜以尚方之食吏

部尚書陸完之夫人金姑也金與完同時在朝而
不過其門及完敗家人皆散金爲撫恤其孤而收
其母之喪於獄人亦不以完故訾之張孚敬驟貴
用事金同年邂逅於朝孚敬曰華兄獨不能共事
乎金曰公爲相當以天下爲心乃私一同年耶張
慚罷金世雄於貲自金第而產日落其孫有以貧
死者時喻義顧彥夫與金同舉正德五年鄉試皆
有宦績一時並稱之

喻義字宜之宋工部樗十三世孫正德九年進士南
京戶部主事累遷武昌知府遭母喪上官念其清
白令有司賻之不受補南寧率以禮教忠州二酋
爭職構亂檄義案驗遂單車詣其壘反覆開譬辭
旨慷慨酋感泣輸情在南寧五年致仕

顧彥夫字承美正德五年舉人授太常寺典簿寺卿
呂柟重之爲忘分之交累遷寧波府同知署篆慈
溪民爲作清清堂俸餘悉以給親族而身死貧無
以殮

侯祖德字繩武成童入胄監歷事禮部尚書以其恪

慎舉充齋詔使往大同事竣加獎注選以弱冠歸
娶尋除新昌丞攝會稽諸暨二縣以清節著擢知
江山政平訟理案無留牘而豪右惡之刺之不能
害薦升太僕丞乞歸養母遂不出

顧可學字與成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工部郎會作
南內兩宮可學董其役尚書知可學才曹務悉諮
而後行旣而忤劉瑾將禍及尚書尚書懼可學詣
瑾謝遂解遷浙江叅議乞休歸以顧文康公鼎臣
議建石塔於錫山之巔好黃庭玄牝之術引集方

士與求長生久之服食益強多傳可學有秘妙聞
於上世宗方事玄修命大學士嚴嵩寓書以束帛
徵拜右通政大見愛幸居之通天院免朝叅視事
以專諮問頒疏摺封囊之式賜牙章封識以達奉
諭回奏不須具官凡有所言時時遣中使就問可
學時其製獻知春日隆旣復賜第頒賚旁午一切
歲時果錢簪珥符艾之屬以至尚方蟒繡帶全局
寶筐篚相望於路擢工部尚書遷禮部歷太子太
保贈自祖以下三世皆柱國光祿大夫及可學卒

帝爲輟御加祭九壇賜秘噐謚榮僖隆慶初元追
奪可學嘗以聖壽節進道統萬年旨二冊述歷聖
永年之要帙各二十四幀幀系以贊又睿祖御製
諸方共十二本可學從弟可適字與行正德三年
進士歷刑部郎中宸濠初就禽時大獄所逮多濫
部擇才往按可適承命以行事多平反尋乞終養
歸好習星命堪輿家言泥於生尅制化自以日主
木生寒令服餌熱藥所居輒徙易以就方位未幾
疾發而卒

談愷字守教綱之孫父一鳳字文瑞弘治壬子舉人
爲桐廬訓導歷遷應山知縣定數年不決之獄縣
有劇賊白日行劫一鳳以鄉兵禽其酋豪平之移
平江致仕愷在襁褓父携之過夏口墮江漂五里
而不没坐於沙渚復得之舉嘉靖五年進士歷官
戶部員外郎出爲山東副使時開馬場湖值歲祲
愷懸榜募傭發帑授值旬有二日而工畢坐事謫
信宜典史五遷而復爲四川副使蜀地多盜民被
誣引輒竄伏愷盡釋之復其故業歷廣東布政擢

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贛賊李文彪海寇徐碧溪各攻陷濱海城邑愷至開布誠信遂招文彪降之出兵邀擊碧溪於潮州會颶風作我兵乘之碧溪溺水死事平拜兵部右侍郎移鎮兩廣兩廣山箐險密蠻峒聯絡四出焚掠殺千戶黎元愷進討捕斬五千五百餘人平之尋勦大羅山賊將就俘乞骸歸後督臣追䟽愷功加右都御史愷久官戶部版曷錢穀之數燎若指掌故能有功

安如山字子靜嘉靖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爲裕州

知州地險多盜民皆貧徙如山至諮其疾苦而更張之會戶部括天下田因履畝丈量方始事而部輒更令如山卒竟其役民利之再補裕州益不煩而治移高唐進金華知府遷雲南僉事民獠雜處政務綏輯歷江西叅政再調四川僉事歸穆宗卽位進階朝列大夫

尤魯字懋宗讀書尤村渡之西自號西村子嘉靖十一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汴藩歸上封事陳藩臣虐民之害累官工科都給事中時世宗寵代來諸臣

傳奉漸啓魯首劾罷勲臣倖宦鬻放軍伍者五人
既而疏請節幸御保聖躬蕃皇嗣辨異端皆有先
事之慮擢順天府丞攝尹事奏革占役借馬出巨
璫故入死罪十人禽大猾於戚畹宦寺之門多至
死者魯初未學律而手裁爰書老吏不能奪

王瑛字汝玉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時世宗
方興禮樂崇郊社百神之祀瑛日贊秩宗斟酌舊
典擢監察御史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因以
其間謁孔林觀鄒嶧走大陸溯黃河覽岱宗高高

之勝出按福建舉措精允閩多奇山水如雲谷武
夷使節所至未嘗不褰裳濡足性簡亢負氣激昂
不能屈意於人遂譏謗叢生及瓜而奉有補外之
旨因謝病歸家富園亭廣筵合樂修賓宴之娛以
此自終

高材字充甫七歲能屬對時有訟其父於縣者對簿
輒携材庭辨令試之多奇語寘之膝而笞誣者逐
之材舉嘉靖十年鄉試授黃巖知縣邑黃尚書綰
威重而倨有事常北面縣令而命之其舍人子多

持吏短長作威福材一繩之褫衣榜掠無少顧
盼於是黃尚書曰每念高令使人心悸巖俗好訟
材捕訟師令各署名楮尾曲者并罪之訟由是衰
減御史清軍兩粵姦胥出入其籍官無由得其要
領材忽身至胥家得故籍破壁中胥伏罪時御史
以無名冊督里胥多死者材進曰台以方國珍倡
亂高皇帝怒而籍之大抵有虛籍而無實名卽胥
有作姦者其人亦已死今所杖無乃枉乎御史怒
拂衣起然事亦旋解民曰微高公吾族無類矣巖

有貴家以牟利啓巖島夷者一夕賊乘風突入邑
無城請援不至材方募土著議戰守其丞大呼曰
事亟矣公素得民尚可一戰毋徒爲若屬俘也材
因召衆誓敵鼓之斬獲甚多賊乃走而材竟以謗
歸

丁謹字懋庸復姓俞氏嘉靖四年鄉舉時有建坊金
之類悉畀族黨之貧者已徒步赴京師會試十年
不第家益貧與一僕文壽者相倚自給知縣鄭普
久知其名而未相識將去謁謹請見強而後可再

拜歎息乃行舉二十三年進士遇意所不可輒飲
酒飲輒醉除黃巖知縣治務簡靜至官八十日而
卒邑令郭邦光經紀其喪以歸
吳情字以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
編修歷侍讀右春坊右諭德典應天鄉試被劾左
遷歸割產置義田贍族居常省農桑教子弟竿牘
之問不及長安晚自號曰靜端居士

尤瑛字汝白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乞就校官已遷國
子監丞歷禮部郎中擢廣東僉事時有賊殘閩之
六縣而其有司妄指廣民移檄趣捕瑛不聽後賊
亦就撫瑛在粵四年治盜多有斬獲仕終江西叅
政

秦梁字子成所居有金匱山一日虹起上屬於天因
自號虹州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昌府推官有
盜平十二者負險時出剽劫監司苦之梁察尉某
陰與盜通出不意以危言詰之尉股栗搏顙請命
乃曰爾能說離其黨而以酋來爲乞爾命尉如教
縛至磔於市上官才之委行屬邑及他傍郡殆遍

每丙夜治牘不得休拜吏科給事中京師築外城
梁被命董其役劾罷宦官姦工事者進通政司叅
議南太僕少卿歷鴻臚卿右通政時嚴世蕃以工
事久噐梁使客謂曰公一歲再遷亦知所自乎梁
謬曰不知也將無以久次耶出爲浙江叅議山東
副使尋督學浙江會鄉試期甚迫五閱月而歷十
一郡時中式者九十五人而梁所首拔士居五十
有六歷遷江西右布政使以浙事罷著有續修無
錫縣志

馬濂字濬卿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仙居知縣存靖
難死節鄭恕之後而復其產倭寇黃巖將犯仙居
濂擊走之濂善吏事悉下情民依之若慈母歷官
桂林知府始至從討峒猺或以僞酋首級邀賞濂
立辨其非越四日果獲真者

秦禾字子實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武康知縣會倭
躡浙西被檄築城甚亟禾曰築城民益驚擾是啓
寇也持不可而募壯勇柵要害以守之諭曰寇來
在令無恐及賊已逼有數妖僧突入市上禾勞以

酒食陽約禦寇受賞明日悉械送軍門賊聞遂不敢窺武康入爲南戶部主事擢揚州關稅歷郎中出守金華改永昌卒官

楊成字汝大生而端謹寡言其父方教授里中獨令成於衆中默坐踰年授書遂如宿習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歷郎中累遷江西按察使廣西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始至經理水旱檄各郡假工役以濟阻饑築圩岸濬陂塘民以永利焉寧州奉新諸處錯接楚壤逋寇衝突成䟽移

南昌巡道於寧州兼轄楚之興國等郡修其城隍添設營堡又於贛江鄱陽澤國要害每五十里設墩置遊巡使烽燧相望遂俘劇賊李大鸞盧尚巍等數十人誅其渠而散遣之又平安遠賊葉隆盛䟽割安遠會昌地立縣於馬蹄岡盜賊以息時山峒土姓其大者皆陳兵自衛或以爭產相格殺贛撫臣名之爲賊請移師合擊成曰此一捕吏事耳不應旣而斬馘甚多又會檄奏捷成謝却之拜南京工部尚書乞歸復起歷南禮兵二部尚書予告

加太子太保年八十奉旨存問卒謚莊簡成宋文
靖公時十六世孫時有孫航者爲常州倅因家無
錫後徙長洲然成不忘故土至八十存問謝恩疏
猶自稱無錫縣人也孫廷樞字維斗崇禎三年解
元明自東林之後有廷樞諸人繼創復社以文章
聲氣爲清流名教之主盟一時籍甚海內本朝
平江南廷樞避地吳江之蘆墟遷鄧尉真如塢順
治四年夏以未薙髮爲官兵所執見巡撫土國寶
勸諭不從遂被法

何訖字東田嘉靖三十七年舉人授襄陽知縣八閏
月棄官歸遁迹湖山間爲雙清八老之會亦時之
高蹈者其孫三達以長厚稱於鄉里當崇禎中大
饑倡義平糶遂半其直忌之者如其價求米二百
石立與之人服其雅量

張子仁字安甫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
事歷四川叅議於是有九絲之役以有功御史疏
舉不謝被黜歸再補遼陽終貴州叅政

鄒懋昭字汝德少從唐順之講學與論心性若無所

入及與商天下事陳國家得失輒往復不自休順
之曰子將務外而遺內乎曰非敢然也理學失而
求之古聖賢之言具在時務失而求之今故來從
先生學耳以嘉靖二十五年鄉舉除應城知縣值
歲饑躬自菲薄以爲民先景藩與楚藩有疆事之
爭懋昭得諸姦民所獻籍計乃阻旣而其巨璫督
邑租橫甚懋昭嚴制之得不擾未幾報罷或問君
所稱說時務非耶何以報唐公懋昭笑曰是吾所
以報唐公也

汪汝達字志行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黃巖知縣黃
瀕海無城汝達至劈畫倡築越三月城成寇再至
遂得無患於是撫瘡痍集流亡理豪右所侵官民
田八頃給學宮以資貧士汝達負清節嘗自黃巖
歸舟中無飲器乃剖橘爲杯呼酒而酌焉屬吏間
道致罰鍰且曰此例所應得汝達愕然曰居官自
常俸外尚有應得者耶擢戶部主事終叅議

華啓直字禮成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孝感知縣改
順天教授累進刑部主事海忠介公瑞以言事繫

獄啓直左右之甚至歷郎中出守永州擢貴州副使苗結谿峒爲逆督府倉皇屬啓直往討啓直曰此首禍者一人耳他族利鹵掠豈有深怨馳檄解散其黨召會長諭以禍福而約束之迄啓直終事無譁者仕終四川叅議

黃學海字宗于正色子正色令南海生學海於官舍及正色以言事戍瀋陽學海從父戍所補衛諸生舉順天鄉試擢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將抗疏訟父於朝正色固止之曰忠孝一也勉爾事君矣除內

黃知縣有逸盜久不得學海禱於神神見夢曰利西乃悉禽之入爲戶部主事推准稅移兵部擢守贛州時隆慶改元正色起歷太僕卿父子名籍甚中外學海在贛時所屬雩都以丈田事民譁於邑議者將臨以兵學海不許而檄諭父老且約某日太守行縣至則捕首亂者寘之法餘衆悉解翁源賊負險縱掠學海曰此非大治之不止乃一鼓梟其渠於是衆議募民爲備學海曰尺籍諸校現在何糜餉爲未幾歸孫奕祖孝友誠慤爲時長者

周子義字以方，少爲諸生，好古學，輒有所著述。嘉靖四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考覽本朝典制，延諸掌故，網羅放失，預修世宗實錄。充戊辰會試分考官，理誥勅，進南京國子司業。雖一差假，未嘗爲故人邑子私。給事中余懋學上書論時政，疏自南中來，而余故子義所取士，由是大學士張居正惡之。幾中考功法，會奪情事起，九列皆疏留子義，戟手向堂上，指曰：「此爲葵倫者，何名也不爲動。」久之，始移北，歷洗馬。典己卯順天鄉試，分校庚辰會

闈，進祭酒。寒素，子業加進，必寵異之，卽不爾，雖諸小侯以習禮至，繩之未嘗少假。太學生餐錢久爲胥吏乾沒，至是令諸生持券詣祭酒受錢，遂自散給外所贏積，尚數十萬。因大治學宮，不煩縣官，拜禮部侍郎，總裁會典，歷教習庶吉士，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時上親簡閣臣，未及子義，至廷推以子義，名副於是。言者遂露章，謂子義不早自引退，子義聞曰：「安有爲人臣以不得遷，舐舐去者乎？然吾病矣，屢疏乞骸骨，未許而卒，謚文恪。」所著書

甚多其大者有國朝故實二百卷自爲祭酒時常編輯至午夜不息寮友門人無知者及沒乃得其藁元孫繼高舉人有文能書

胡洵字原荆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將選庶吉士洵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今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以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遂除永豐知縣有構訟者洵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獨察得其主訟者名寘之法曰盡此曹庭稍空矣移安福會入覲去數舍而橐裝竭貸於故人

以行擢監察御史首劾宦官會紅星犯禁垣洵上疏語過激帝怒黜爲民洵因自稱每曰民御史洵任俠自喜好赴人之急而家日益貧未沒前數日偕客行胡橋遇一鶉衣僧胸垂八卦繡囊以梵字一紙授洵洵覽笑曰吾事往矣看此何爲僧笑曰不看亦得竟去洵旣沒復有數胡僧持琵琶石鸚鵡羸置座前諷唄而去亦不知其所從來旣而客有見洵幅巾行吟於春申澗上者問之其家已先一夕死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無錫縣志卷第十八

宦望

三

明

陳以忠字貞甫少工古文詞倜儻好擊劍樂施與家
 坐以貧父沒貸錢於知舊歷五十餘家無應者又
 遭倭亂室毀於兵乃發憤曰嗟乎豈有巧人陳雲
 浦哉行視故地有雞柵在乃收拾餘燼奉母以居
 身自勤苦數年盡復舊業隆慶改元年四十有八
 舉於鄉時已棄博士家言居京邸飲狂輒自呼陳

山人強就會試背傳註以已所見說經謂同舍生
曰陳山人老無成命耳不能日暮重得失舍所學
從人既不第授寧鄉知縣至則丈民田斥兼并橋
五潭江市有妖火以忠爲文讓城隍神一夕而滅
遷寧州地多盜以忠陰使人說其魁盧尚賢率諸
盜自首因捕其餘黨平之再起寶雞遷光州立稅
法酋牛應魁者殺人而委其罪於怨家以忠承檄
治具得其姦論如律以病免

蔡亨字嘉會以國子生謁選當得丞簿上書以不習
吏事乞校職歷南陵教諭遷淮府伴讀歷興府教
授事世宗於潛邸及卽位拜光祿少卿總裁獻皇
實錄遷太常奉使諸藩陰察向背於贈遺無所受
隱然有公輔之望人莫敢干以私沒計貲產不值
三百金

施夢龍字伯雨父隨至孝自以少孤不及養追寫父
母遺像題辭其上名曰著存篇人皆哀其志後封
如其子官夢龍隆慶二年進士知武定州前守同
邑王鑑治績甚著夢龍興學勸農立社倉一權度

濟前政之所未及入爲南京戶部員外郎權准稅
遷刑部郎中恤刑畿內有羣飲夜歸四人共斃一
人而獄辭以一下手重者論抵夢龍曰昏夜羣鬪
何以辨下手輕重乃坐首釁者又富民發得木偶
而謂妻以蠱道殺已訟於官獄具夢龍疑其妾也
召訊果首服遂懲其夫而以所罪妻者罪其妾進
江西副使備兵南饒議調歸

龔勉字子勤隆慶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再補吳橋
皆有治績兩縣各爲祠以祀焉進南京刑部主事

累遷嘉興知府循至布政使凡歷任十有一或議
其久戀浙江乃罷歸時吳中困糧長役勉爲八議
請於當事施行之鄉人德之亦爲祠以祀之曰城
南書院顧憲成爲之記邑多名宦而尸祀於桑梓
者乃勉一人而已

施策字懋揚家世工醫至策父教以術濟人見方技
傳策生三歲父授以詩古文輒領大意隆慶五年
進士授禮部主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會有考察
之命郎中闕策攝其事既核且嚴某事至尚書爲

請不得終養歸復補禮部方神宗時大典踵集策
斟酌措置有練達名宗室某以乞恩壽千金不納
遷尚寶故事勲衛入直詣尚寶領符牌法久弛策
上疏飭行禁地乃肅遷南太僕少卿太僕署於滁
州事簡而多名山水日游宴於醉翁豐樂之間歷
遷太僕寺卿乞歸結茅大池山中烟霞出没與諸
名碩故人爲希古會棊會花會之屬身自爲之盟
主歷三十年以壽終孫元徵萬曆四十七年進士
崇禎初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疏彈魏崔遺孽皆褫
一職勘議有差歷兵部郎中福建副使後坐事繫刑
部甲申城陷得出家人懷觀望請留元徵叱曰爾
豈知南方此時已有主耶竟徒步歸

吳汝倫字文叔以鄉試第一擢隆慶五年進士除彰
德府推官聽理一依於法雖他郡邑事苟不決必
屬焉間以官物遺母及子必識其所由來曰若鄴
產卽不欲自我入錫也擢禮科給事中未幾卒孫
其馴字永調崇禎四年進士歷兵部員外郎尋以
足疾歸高門華望逍遙初服歷四十餘年

秦燿字道明禾之子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奉使冊封衡藩遭母喪起補刑科歷吏
科都給事中充庚辰會試分考燿於一切奏揭必
嚴加評駁曰一疏之行止所關甚大其何敢忽進
太常少卿歷太僕卿移光祿諸所釐革多著令甲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岑岡賊李佩文彪遺孽
也剽劫遠近勢甚充斥燿督諸將進討斬獲甚衆
遂平其巢南雄妖僧李圓朗聚黨數萬爲四省憂
燿授計禽其渠其衆悉解事聞皆賜金進級燿有

功不居摹王文成抑抑堂衛武公詩揭坐右以自
勗拔諸文士結社濂溪祠厚廩而勤課之贛始興
於文學拜副都御史進撫全楚楚大旱疫燿首請
糴穀以賑遂率有司煮粥施藥緩徵貸粟給種平
糴旌義勸施掩骼埋胔日不暇給十五郡之民以
全然燿撫楚一年而以怨者論罷於是歸治山園
擁書其中嘗訓其諸子曰人生至適無踰讀書學
以待用仕以證實歸隱以考鏡生平臣代君勞子
繼父志舍此無由矣燿歸而怨者亦尋敗

孫繼臯字以德少家貧附社師學晨不得食或至號
哭以往一日旣饑而雨過橋爲風所仆抱柱得不
死江陰有曹鴻臚者世胄貴見繼臯大奇之將妻
以季女人謂曹君家三世柱下史奈何嫁女於一
窶人子乎曹不聽趨詣繼臯父告焉父謝不敢當
曹卒強字之擢萬曆二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院
修撰先是繼臯高祖墓傍地爲大姓所吞人謂今
但訟於官其人且立碎而墓地可復繼臯不應具
金幣從父詣其家泣且拜以請其人愧悔舉還之

充庚辰會試分考官累遷少詹事拜禮部侍郎知
乙未貢舉改吏部左侍郎攝銓事論救諸譴謫言
官及逮繫曹御史無所避諱會孝安皇太后山陵
帝稱疾不送繼臯上疏極諫謂陛下卽艱於步猶
可扶掖而行柰何卽一時之安以虧大禮而蒙天
下萬世之譏議哉章上帝大不懌於是給事中劉
道亨遂劾繼臯乞骸骨歸繼臯清不近名峻不絕
俗而獨持大體隣郡有女子得仙而上昇者屬繼
臯爲傳繼臯曰吾非敢謂無神仙顧以人主春秋

鼎盛而事出大臣家勢且上聞恐安期羨門之說
自此而興耳有孫曰竑禾字墀均有文學素長厚
舉止詳雅藹然見前輩之遺善書初師歐陽率更
晚多學虞法邑後進皆師之

李應祥字善徵萬曆五年進士除臨海知縣履畝丈
田民無所隱遂搜伏稅爲則而均之海倉險遠委
輸者以爲苦應祥力請上得改拆又出帑金市馬
以紓牧養之困擢戶部主事歷郎中進僉事治湖
北會饑力行賑濟民以無死者甚衆叅議陝西調
護礦事爲民德尋調督學未竣事卒於官

萬象春字仁甫本姓鄭氏父天祥贅於萬因從外姓
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累遷禮
科都給事中奉使河南山西陝西會宗藩議事時
周府諸宗以毆宗正告比聞會議疑懼悍宗遂構
衆設誓以備非常象春入大梁巡按御史慮且有
變勅有司密備象春聞亟止之比集象春慷慨謂
曰主上明聖敦崇懿親甚厚使者所以來正以采
衆論計長久寧若漢使者卽訊諸侯王哉洵洵何

也諸宗皆謝不敢竟卒議無譁者遂歷秦晉條上
十五事大要以定額祿爲首象春在諫垣凡言事
五十餘後以議從祀與時忤遷山東叅政定妖賊
郭大通之亂進山西布政使拜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時倭寇朝鮮登青萊三郡戒嚴象春擇將領增
什五并營衛督儲餉酌轉運東郡恃以無憂疏劾
稅監陳增適福山知縣韋國賢廉增左右姦賊狀
以告象春悉捕治抵於法增志劾國賢有旨逮問
象春遂稱疾乞休歸起南京工部侍郎疏辭未報
而卒

嚴一鵬字化卿萬曆五年進士少孤念其母謁歸奉
養凡七年始授行人奉使藩府假道歸省衣故帛
衣垂橐而入母喜脫銀簪沽酒一鵬探囊中得三
十錢市脯佐之極歡已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
置之法又劾湖廣稅監陳奉言奉誣監司逐守令
剖尸斮骨搜乳斷脛鑿陵脉劫庫銀奉旣仇視楚
民民亦甘心於奉兩相激而害中於國家疏入奉
始斂迹出按山東上疏請罷礦稅略曰東方水旱

之後民死亡略盡而橫稅諸人椎骨吸髓不斃不休一豪璫出而叅隨動數十人一叅隨出而書記隸胥動數百人叅隨剝取千金而以百金與內臣內臣飽有百金而以一金奉陛下陛下下一日之費不過百金合千萬人而皆日費百金雖使天雨珠鬼輸粟國用柰何不空民膏柰何不竭山東山海之險足以藏姦其俗輕生而好鬪虐之不已臣恐六郡之民必爲亂始矣不報鹽運司候掣鹽引三十餘萬陳增指爲剩引請以其直上供一鵬執奏

運司額課皆係戶部邊餉及宣府遼東正額鹽引原無餘剩若如增言餉歸內帑而變起九邊臣死不敢奉詔又增欲委官桐城收徐州商稅一鵬爭之且極陳委官之橫詔逮增黨王惟忠程守訓郭良等一鵬又條列增贓私二百餘萬於是帝大怒增以憂死又疏劾稅監馬堂言臨清稅額七萬八千兩而堂輒歲抽二十六萬七年共計隱匿一百三十萬因列其豪僭不法諸事乞追堂所匿以其半發河臣爲開濬費半發東兗二郡募夫助役一

鵬素厚重長者爲治寬簡獨於彈擊中官不遺餘力巡方例一年而代一鵬至三年乃得請歸久之卽家起大理丞歷南光祿卿遷通政使進刑部左侍郎未幾改北予告歸崇禎十一年年九十詔賜存問又踰年卒贈刑部尚書予祭葬

節明史
擬藁

侯先春字元甫萬曆八年進士除太常博士進吏科給事中始拜數論時政江南北饑議遣官給賑先春言遣官徒擾民無益不若責成撫按以蠲抵賑如其數便轉兵科歷吏科當是時欵貢日久邊吏

不戒兵躡洮河先春奉命閱視遼鎮乘傳從數騎竝鳴綠達遼海歷東山驅馳叢箐咨訪利病條上三十餘事劾罷大帥不職者補兵科都給事中朝鮮倭變大臣經畧彌年事解而議者欲留兵以戍之先春抗言天朝之擁護屬國恩至厚矣而吾士馬物故軍興之費不訾奈何復疲中國以奉異域衆乃詘遼稅監高淮劾一大帥罷之先春言本朝鎮帥皆廷推其不職者撫按交奏兵部議覆以俟宸斷蓋其重也今一橫璫片辭出中旨罷黜在廷

無得議其可否如是將權日輕而邊事日棘究且禍國帝怒謫廣西按察司知事後贈太僕少卿孫鼎鉉進士戶部主事至孝性真率樂易人稱長德顧龍禎字翼卿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性卞急無貴賤片言不合裂背攘臂頃之亦不宿怒嘗疏劾權璫先遣家出都訣別以行乃自席藁待罪然竟得旨黜璫巡鹽河東滌掌奉職按廣東稅監李鳳聲勢凌轢龍禎先誠屬吏不得長刺庭謁而自與爭稅額得半其數鳳亦無奈聽之又采珠

宦官李敬以例致大珠數顆龍禎肅然起曰至尊所用其誰敢私敬慚而退謫判曹州尋改夏縣卒於官龍禎在臺中久且著故鄉黨皆稱顧御史

陳幼學字志行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改中牟進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知湖州府施敏者湖之士族而楊陞人奴也二人皆大猾作姦殺人不可擢髮數官莫能治幼學至將捕敏敏覺走太倉欲入海構島夷爲亂計禽之窮治事連潘廷珪廷珪惡埒於敏故貴公子方官中書則揚揚入國門旣

而爲南御史所彈撫按章亦尋上乃就訊下之獄
會幼學當入計且改官罪人益布密網將甘心焉
幼學不爲動獨念陞雖潛伏已去必不可制乃密
捕得之悉杖殺三人而後行湖民舉酒相賀爲之
謠曰公來如爆施敏埋害公去如雷楊陞飛灰初
敏在獄謂其黨曰但得移繫所卽生於是賄要路
囑巡撫陽謂諸屬吏曰此惡非陳守不能得今當
提勘與諸君共礫之乃日檄取敏使相望於道且
劫以利害幼學曰吾故知必出於此雖然陳生豈

戀戀一官畏人見尊者且賊奴何敢挾上調乃公
卒不與而陞之被收計亦如敏聞敏事乃慟哭曰
死矣復何言幼學除姦暴多類此然遇非其罪所
平反甚多幼學治湖雖一介田野皆得以情自達
故無不悉之隱其他異政甚多歷遷九江副使歸
再起光祿進太常少卿卒幼學究心理學爲儒者
晚獨好易著管見不及成在東林諸人間獨以吏
事著湖人俎豆之至今不衰

楊應文字子修自五世祖璿而下代皆一子應文復

少孤大見困於門戶徭役既貴例有優免而更受役如故人稱其長者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歷刑科都給事中所上封事如繩潞藩停使祛稅惡宥纍臣皆持大體於妖言事論救諸諫臣尤力進南京太僕寺少卿予告歸

周繼昌字文伯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出爲湖廣僉事值王師征播召募齋送經畫得宜改命督學再補山西有雷生者以宗人株累幽於藩邸繼昌救之因微剪王之爪牙王亦

悉釋諸繫囚至有還家叩門而疑爲鬼物者巡按康某以註誤罪一生將殺之繼昌復力全之嘗朝節藩邸將綴班稅璫突至欲齒藩臬間繼昌怒以手扳擬之遂巡而退累遷南光祿少卿終順天府丞

堵維垣字師甫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南平知縣束身洗手與民休息再補江山稅璫檄採回青維垣上議採青本供燒造今土青黠淡無當禁物轉發江西勞費彌倍抑勒賠補民困乃大况磁料產無定

無錫縣志 卷十八
所差員發屋掘塚變出意外誰任其咎宜聽民自
採折價解官時又稅間架維垣度不可爭請行有
正稅以餘稅抵間架相當而止民便之移江陽擢
南禮部將行有罪人屬一胥以千金求釋維垣恚
曰鼠輩敢嘗我立置二人於法歷遷浙江按察使
進廣東右布政道卒

何棟如字子極自其祖汝健父湛之從父淳之皆進
士有官聲汝健官浙江叅議湛之爲工部郎時
倭議起劾本兵誤國之罪終四川叅議淳之

推官有折獄才擢御史按福建棟如萬曆二十六
年進士授襄陽府推官苗賊據板角關爲亂棟如
薦王一桂爲將討平之陳奉開礦棗陽棟如察爲
顯陵發脉地繪圖以上事乃寢礦不及額則縱掠
商民棟如悉禽治杖而投之江又執其爪牙二十
人當以大辟璫亟流言激上怒逮棟如付詔獄在
繫四年益讀易習兵法以星變釋歸嘗預講東林
又建陽明祠於白下天啓中遼報狎至棟如上疏
請自効因募兵兩浙得壯士七千人遂奉命以太

僕少卿行邊時榆關告亟棟如選練規畫勢頗振
而議者以冒餉劾奏復逮詔獄許顯純爲鎮撫鍛
練考掠屢絕而蘇歎曰吾世受國恩久自分爲國
死但恨不死疆場而死犴狴耳久之戍滁陽崇禎
初復職棟如家雖散猶養士年雖衰猶念功名然
通籍四十年居官不及一考而繫獄者踰五朞也
華玄禔字爾遐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甫第日讀律令
講習累朝掌故曰吾異日不能夔嗒仰刀筆吏辦
事也授新鄭知縣調商丘以江南法區分其地爲

一百七十有三給牛置屯募荒民設助墾之法稽
其積散而賞罰之商俗好爲掾史以避役玄禔第
墾田多者乃用之治最伊洛間擢御史未幾卒

周炳謨字仲覲子義之子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
吉士授翰林院檢討疏請儲學不宜久曠春講不
宜再稽當神宗中葉章多留中而言事龐雜炳謨
主編纂有刪繁除穢之目分考癸丑會試奉使封
吉陽王於代會王薨炳謨據典禮以冊服給代藩
而還進左贊善上言兵事累數千言尋典試武闈

進諭德時值三大喪高文典冊多叅大議熹宗卽位管誥勅注起居充經筵日講官主辛酉順天鄉試累遷禮部侍郎奉命修光宗實錄叙述大猷激揚清濁蔚爲昭代信史書成進服俸魏忠賢黨鎮撫許顯純炳謨武闈所取士也謁炳謨而請將身爲介紹語未訖炳謨勃然色變拂袖遽起入內顯純慚悚長跪久之乃去炳謨卽日具疏乞身得旨馳驛歸旣歸而御史石三畏劾炳謨所纂實錄非實詔勒致仕時炳謨已卒於家後三年命出實錄

改修又十年而學士文震孟疏請如炳謨舊錄崇禎初追錄舊臣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其子一人中書舍人謚文簡

鮑際明字伯叅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海康知縣地震城圯而以州以變告際明爲慰撫部署民以無恐調同安獎拔寒士一時興起就試者幾千人補上猶再調寧都清郵傳察姦胥侵帑而以偽篆立收籍者祀四邑名宦孫鳳仞樂安知縣嗣其家聲賈允元字方莛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歷禮部

郎中時營慶陵宦官利遲其役諉言玘礎未具需以三年允元上言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近稽神穆兩朝無或過焉乞勅山陵使不得以石料爲解臣惟立宮舊制石頂固不可易而樸素渾堅雅合先帝儉德不必過爲雕飾報可會議卹遼左死事諸臣允元駁議人與祭五金且括主客司犒賚餘資佐之累擢浙江叅政平其盜王錦王鍾等終山東按察使

沈應時字伯起父病瞽應時爲之舐膜伺父寢則篝燈夜讀擢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吉安府推官歸養補岳州擢兵科給事中歷禮戶二科三案諸疏爲時昌言以年例遷陝西僉事罷歸崇禎初起家添注通政時邊報旁午京師震動應時上戰守諸議會督餉使臣十道俱出應時銜命歷應安入府滁和三州星馳受事卒於京口

劉明翰字羽戢元珍子嚴毅不苟有祖父之風萬曆四十三年鄉舉崇禎中授中書舍人定邸出閣明翰爲講官會賊報狎至召對文華殿請東宮或定

永二王南行格於廷議及都城失守明翰爲賊所執以不報名將被考會賊遁明翰得脫走踉蹌南歸省母屏居三年而卒

陳振豪字子出祖母關夢異僧授以一兒左輔如鐵色及生振豪果如所夢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蕭山知縣遷刑部主事以審劉鐸事件魏璫當左遷後起戶部員外郎出守南陽始至擊土賊白石魯和尚於舞葉間殲之宗室永壽王噐圻等疏發唐藩陰事下巡按御史檄振豪驗實振豪言永壽所

奏多宮帷秘密奈何據聲影動搖三百年藩封事遂得解亡何王府典仗呂調陽姦部軍妻而殺其夫振豪杖調陽正其罪王遂以是銜振豪當是時河北賊警日亟而南陽兵少及寇陷修武又調防河北所留僅百餘人不足以當一隊會賊乘冰渡河振豪時攝道事啓王乞撥中護衛餘軍以佐城守王召而詰責之振豪乃以所募民兵及行保甲籍鄉勇備乘障王塞城四門民避寇至不得入振豪力請開門單騎出勞軍辨土著納其老弱而簡

壯健編關廂協守賊知有備遂突走諸屬縣振豪復爲聲援於是南陽十三城皆獨完王以振豪數違令旨有功益憾之既訐振豪乾沒修城工銀按治不實得旨鐫級又奏杖呂調陽事詔逮振豪繫獄禮部侍郎陳子壯疏救不報振豪繫久之王以他不法事奪爵錮高墻振豪乃得釋歸

王永吉字曼修天啓二年進士除定興知縣奉聖夫人客氏家定興賓客僮僕縱橫於路永吉持法一無撓屈客有喪監司以下奔走鼎沸永吉獨不肯

往以是終永吉任其家無敢漁奪鄉里者遷南京禮部主事崇禎初大姦雖殛諸餘孽未除者復相與陰排衆正永吉抗疏劾吏部尚書王永光言永光以稱功頌德之剩姦爲逆璫兒孫之護法始膽寒於媚疏之被糾則戢翼搖尾附公論以求容色得於根株之旋固則張牙露爪持言路以樹敵疏上有旨罰俸旣而出知福州府有關節舉人鄭某力能持上官而所夤緣分考某推官者永吉同年已內召將入都永吉至要路書囑委積永吉悉

置不啓及對簿厲聲詰責鄭不覺股栗自承獄旣具弁罪推官而上官恚甚不可解於是永吉受事二十七日而去久之以黃道周薦復起福州謁巡方御史意不能自下甫匝月投劾歸再起金華不赴鼎革後不復見一人獨身徙東郊廢圃中頽垣叢棘風雨卑濕委頓自苦數年而卒

張有譽字誰譽自其曾祖佐卿由邑玉岐村徙江陰之青暘而世居世墓並在無錫父履正廣信知府有譽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摧稅邦關獨不

拜魏忠賢祠出知饒州府擢叅政總理七省漕儲經畫節省具有成績清名冠於天下遷四川按察使癸未大計舉清廉第一帝爲手書其名於屏風後累拜吏部侍郎戶部尚書太子太保江南亡棄官歸從靈巖弘儲禪師深究宗旨得傳衣拂自號大圓居士幅巾藜杖緇素傾心夙諳竺典著有心經金剛經諸解間入城邑一切公私利弊多就折衷排難解紛使人皆厭其心而去年八十有一

邵名世字翼興天啓二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

金華縣志 卷之八
官叅議督學雲南嘗攝按察事臨安有僧私其隣人之妻者潛斃一商而誣其夫以殺人獄上庭鞫時名世若彷彿見一冤字於空中遂一訊得實乃坐僧而釋其隣進福建副使終山東右布政使有名世所劾去吏不二年以邊材至巡撫山東者日夜伺名世短長將報焉竟無所得

秦垆字器新天啓二年進士授澤州知州父喪歸補福寧州民俗椎悍好與長吏爭曲直垆至令輸賦自封而屬邑解餉竟達藩司決獄不以恫喝取情

與往復開喻有涕泣者治一姦僧殺師獄人以是不敢欺入爲戶部員外郎被命管京糧廳有指揮恃御史戚黨恣乾沒而前使者不敢問垆杖而繫之獄亡何宦官張彝憲以督理戶工二部至傲然屬視諸曹郎一時金鉉抗疏論劾馮元颺索馬徑去而垆及何楷與慷慨講分庭之禮璫意大忤垆亦遂歸垆前後在官不出五載至爲德於鄉有萬石風心師高攀龍之學而未嘗自附於東林晚居東臯探道汲古鄉國遠近迄無間言恤人之急乃

至魚鳥亦被其澤

張績曾字公緒選曾孫也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兩奉使命擢南考功帝親改爲御史一載試職上章十九巡視東城不畏強禦疏糾時相著直聲授浙江道巡按河南卒於官

曹荃字元宰少時父以事繫獄荃以身代而益奮志讀書後父事白得釋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借禮部周鏞言事忤權要謫官歸久之除漳州知府清而不刻吏民畏懷之遷副使

視屯鹽水利海甸清肅時中原寇亂神州鼎沸荃數勸鄭之龍舉兵勤王旣而見鄭逗留不行知其意不決遂投劾去之晚葺西郊讀書臺屏跡以老讀書臺者舊爲吳氏別墅傳者或謂卽李相臺非也然荃所居絕踈快可喜沒未幾而其地已不可復問矣

王永積字穉實崇禎七年進士知武定州三築城而民不擾當是時本朝兵屢深入陷濟南山東郡縣多望風瓦解武定城甫完而被圍永積以民兵

六千登埤堅守比半年百方捍禦獨得不破尋以
計典黜巡按御史疏永積功除兵部職方司協贊
員外郎計典復官自永積始會李賊猖獗京師戒
嚴永積上疏陳堵截之方進郎中有宦官爲其弟
賂求浙鎮者永積却之竟以召對語不稱旨罷歸
永積果於疾惡爲諸生時邑有逆子某永積奮臂
白巡方御史立正其罪林居讀書彙輯邑中山川
古蹟綴以詩而刻之名曰錫山景物畧

胡時忠字伯昭初名時亨父俸以還遺金稱於鄉里
時忠崇禎十年進士始釋褐疏陳其母虞氏苦節
得旨旌表除南昌府推官定萬年金谿諸邑民變
時會討土賊李肅十等時忠承檄監軍旣而道官
遁遂攝道事屢有功及賊首旣誅時忠拊循餘黨
收恤子女賑流冗廔枯骨於是反側者悉安民爲
立祠祀焉歲甲申擢監察御史江西按臣周燦追
敘討賊功加一級

徐調元字爾贊崇禎十年進士授黃岡知縣時流賊
勢方熾城中無兵調元募壯勇固守賊攻圍一月

遁去官捕得盜三百餘人調元鞫之皆被賊者無所得食故相聚行劫爲請於撫按誅其姦淫殺人者而釋其餘會遭父喪歸起補金華同邑堵亂錫之官長沙賊阻江路取道於婺以同年過從累日瀕行握手共論時事因慷慨曰吾輩此別未知稅駕何所會晤無時勉旃功名各殫心力以死繼之因俯仰揮淚而去亡何東陽諸生許都作亂破東陽義烏浦江署僞令所在應之都以宣大故帥房大成爲謀主調元探其潛至城下邀與計事設供

帳迎之別館大成不疑其明日議事府治遂縛大成立斬以狗賊衆掩至城守甚固因四散剽掠乃率諸將夾攻之一鼓破賊擒諸渠帥蕩其巢穴初都傾家結納與諸名士游甚歡因有議撫者且以百口保之調元力陳不可乃擒斬都并戮其頭目六十餘人傳首諸縣赦其妻子論功撫按交薦有旨召用南渡時馬阮當國朱大典素恨調元因事羅織之遂被逮下刑部會左良玉入朝大典禦之中道而潰調元得脫歸鼎革後以其餘力卽所居

牛塘營貨殖頗自耗其壯心年八十卒而亂錫後遂死楚事云

國朝

薛信辰字侯執順治六年進士除潮州知府從

王師南征廣東平信辰至官尋充鄉試分考時謂新進

士授二千石郡太守作分考官皆世所未有潮州

守將郝尚久有異志信辰屢密陳於上官及既叛

信辰被執將授以偽巡道不從而遣其子潛出約

總兵吳六奇率師攻城而已為內應其



